

昨夜和尚来

在听完老孙的第一个故事以后，我在他家卫生间里把自己胃吐了个干干净净。

半个月以后，我再次到他家给他送刊物，这次就熟悉了很多，我俩闲聊，不知怎么就聊到了孩子的问题，他说：「小王啊，千万可别要孩子啊，那是造孽啊！」

我一脸惶然，我心想我这连对象都还没有呢，你咋直接和我扯这个了？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老孙，老孙看我没说话，自己接着说道：「得得得，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吧」

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他就开始了。

1.

烈日当头，军中的将士们正在操练。大敌当前，据说西域有位姓安的胖将军想要谋反，上面让他们做好准备，还下了圣旨说，生擒胖将军者，升一品侯，奖美女一百，黄金万两。

众将士正操练的热火朝天，凭空一声巨响，一道闪电劈到了操练中的将士，骚乱过后，发现只劈死了一个人，其他人，毫发



无伤。

劈死的人叫张杉，是位百夫长，参军已经六年了。

2.

六年前。

新兵们密密麻麻地聚在一起，十几个人一圈，矮山坡上到处都是新兵围成的圈。参军第一天，管事的还没有派人来分管这些新兵蛋子，所以他们玩的非常开心，划拳，喝酒，吃肉，赌钱，没有一个人管，放开了玩，很是自在。

刘山就是其中的一个新兵蛋子，而且手气很不好，已经输了一晚上，骂骂咧咧的走出营外，想找个地方小解，刚想结束的时候，隐隐约约的看到不远处的街上有个人在急匆匆的往前走。

夜里很黑，刘山也看不清男女，幸好那个人走到了一个店家门口，被门口的蜡烛照清楚了，原来是个小尼姑。刘山二十出头，长这么大还没碰过姑娘，现在突然看到姑娘，再加上酒劲，浑身一阵燥热，扯了扯自己的领口，冲了过去。

小尼姑也就十六七岁，步子本来就走的很慌张，突然听到身后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连忙回头看，还没看清就被扑到在地上。

小尼姑虽说是年龄小，现在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用尽自己最大的力气捶打压在她身上的人，可刘山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

手，浑身上下摸不过来，小尼姑身上淡淡的香味更是让他压根不想停下来。

不经意间，小尼姑的拳头打在了刘山的眼睛上，刘山捂着眼睛大叫一声，身子猛地往后一退，就在这一瞬间，小尼姑赶紧爬了起来，没命地往前跑。

刘山也反应过来，捂着一只眼睛紧追了上来，小尼姑的裤子已经被扯坏了一大半，只能两只手提着裤子跑，速度自然不快不了，眼看就要被追上了，突然，刘山猛地趴在了地上，路上有块石头没看见，哎吆的叫了一声。

趁着刘山还没爬起来的空，小尼姑拼了命的往前跑，拍了路旁好几户人家的门，可一户开门的都没有。

刘山已经爬了起来，又开始往前追，不过这次慢了很多，离小尼姑还有几十米的距离，小尼姑又拍了一家的门，门很小，一看就是小户人家，开门的是一位妇女，三十多岁，门没有全开，只露出半张脸。

小尼姑扑到门前，带着哭腔喊：「女施主，救救我吧，求你了，要不然我肯定活不了了」。边说边回头看着刘山。

妇女连忙把小尼姑放了进来，然后把门牢牢的插住。

刘山这个时候已经清醒多了，而且两旁的人家又有开门的，他不敢再多呆，急匆匆地转到小巷里跑了。

小尼姑进了屋门以后，坐在炕上，不由得悲从中来，趴在桌子上放声大哭。

妇女连忙安慰她，告诉她说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不用再担心了，边说着边给她倒了一碗水放在桌上。

小尼姑慢慢地止住了哭声，抬起头来，发现有个小孩子正在盯着她看。是个小男孩，眼睛很大。

小尼姑挤出笑容来摸摸小男孩的头说：「小弟弟，你今年几岁啦？」小男孩扑闪着大眼睛说：「三岁啦。」

「三岁了呀，真乖。」小尼姑回道，然后就愣在了那里，不知道再该说些什么。妇女连忙让小尼姑喝水，自己哄孩子睡觉，孩子很快就睡着了。

这个时候，小尼姑的情绪也已经平静下来了，在那里静静地坐着，看着桌上的烛火发呆。妇女在小尼姑的对面坐了下来，摸着小尼姑的手说：「妹子，你是从哪里来呀？为什么这么晚还自己一个人赶夜路呢？」

小尼姑仔仔细细得说了经过。

今天早晨的时候，师父让她去五十里之外的尼姑庵，给那里的住持送一封信。路途遥远，她从早晨出发，中午才到，主持接到信后非常高兴，一再地留她吃饭，小尼姑推脱不掉，只好应了下来。

吃完饭后，住持又让她的一位弟子陪着小尼姑参观了一下庵里的景物，住持的弟子和小尼姑年龄差不多，两个人聊得十分投机，一不留神，就已经到了下午，到了夕阳西下，小尼姑才猛地反应过来，连忙告别住持，急匆匆得往回赶。

谁知道，就在回来的路上，遇上了这种事情。说到这，小尼姑的眼泪又盈满了眼眶，妇女连忙安慰她：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已经过去了。」

小尼姑听到这话倒头便拜，感谢妇女的救命之恩，妇女把她扶了起来，连说不必如此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刚说完，妇女发现小尼姑的裤子已经破损的不像个样子，不能遮体，连忙从箱子里拿出一件裤子让她换上。小尼姑稍微推辞了一下，也就换上了。

这个时候，已经是五更天了，天已经有些亮了，小尼姑告别妇女，说现在大路上已经有人了，应该也没什么危险了，而且自己在这里多呆一分，师父就多担心一分，还是继续赶路吧。妇女从锅里拿出了一半的干粮用布包了起来，塞到小尼姑怀里后，才把她送走。

家里的男主人是个生意人，经常夜里去外面进货，到了清晨才能赶回家来。

小尼姑走后没多久，男主人回来了。

在继续讲述之前，要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位男主人。

3.

男主人名叫钱康，不是本地人，老家是南方的。

钱康小时候聪明伶俐，很受大人喜欢，孩子们也都喜欢和他一起玩，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总是他的主意多，从来不会让他们挨家长打。

但在他九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从此之后，再也没有孩子找他玩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当地突然流行起钱康是猴子变的说法，虽然是谣言，但这让钱康十分恼火。两天以后，钱康哄骗三个他认为最有可能放出这个谣言的孩子吃下了半斤巴豆，如果当时不是让一位过路农夫刚好看见，三个孩子的下场还未必如何。

这件事情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从此他家的名声算是臭名在外，没有人愿意再和他家打交道。

无可奈何，他父亲想方设法把全家搬到了千里之外，在这里没有知道他做过什么，他又成了那个聪明伶俐的招人喜欢的孩子。

十多年的时间，风平浪静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，父母都松了一口气，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孩子现在长大了。慢慢的，父亲开始让他参与家里的生意，时不时地让他去负责进货，说是历练历练，去外面长长见识。

刚开始的几趟是他父亲带着一起去的，自然是没什么事情，次数多了以后，父亲也对他放心了，让他自己去进货，没想到做

得很好，货物价钱压得很低，比他父亲拿到的货价格都低，而且还在路上认识了一个同乡，两个人一见如故，越聊越投机，后来直接拜了把子，作了兄弟。

两个人从此之后每次进货前提前约好，一起去，一起回，晚上睡觉也在一个房间里，路上相互照应。

可谁也没想到，有一次在进货的路上，钱康的钱袋不见了，自己所有的货款都在那里面，可翻遍了自己的行李，连一个铜板都没有找到。

钱康最后累得瘫坐在床上，漫不经心得看着房间里的东西，当眼光掠过同乡的背影时，他坐直了身子。

他径直得走到同乡床前，说：「你说奇怪不奇怪，这银子好好的自己就不见了。同乡正忙着整理自己的衣物，边整理边说：「是啊，怎么会好端端的不见了呢？你自己之前把银子放哪了？我这把我的东西都翻遍了，也没有找到。」

钱康冷笑一声，「哼，我把银子放哪了你还不清楚么？」

同乡身子一震，连忙回过身来，看着钱康说，「哎，我说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！」

「我不清楚，我清楚什么呀我？我这好端端的帮你到处找银子，你还怀疑到我身上来了？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。」

「呀呵，我这被偷银子的还没骂人呢，你这偷银子倒先开始骂我了？」说完就扑到了同乡身上，两人打了起来。

虽然是钱康先动的手，但同乡身子壮实，很快就把钱康按在了身下，说「钱兄，你冷静一下，你想想咱俩认识多久了？我要想偷你银子还非要等到现在偷？咱俩这么长时间的交情就值那些银子？」

钱康本来在同乡身下翻转不动，听了这话以后，稍微一愣，自己身子也松了下来，叹了口气说，「也许真是我错了」。

同乡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从他身上下来，转过身子，整理自己凌乱的衣服，然后眼前一黑，趴在了地上。

凳子从钱康的手里滑了下去，钱康站在同乡身后，自言自语到，「哼，偷我银子的就是你，还特么想骗我」。

休息了一会以后，钱康开始翻查同乡的东西，可他翻遍了同乡的所有行李，也翻遍了同乡身上里里外外，就是没有找到自己的货款。最后垂头丧气地坐在了地上。

同乡躺在地上已经是出的气多，进的气少，钱康坐在他身旁，正在想要怎么处理。

敲门声乍响。

钱康身子一颤，连忙问道，「谁」？

外面的人回到，「客官，是我，店小二」。

「有什么事？」

「爷，刚刚店里伙计在店门口外边捡到一个钱袋，小的一看这钱袋上的花色和您的衣服相像，况且小的也知道您丢了东西，这才赶紧上来问问，敢问客官您钱袋是什么花色？」

「琉璃青花双凤」

「得，爷，这就是您的，您瞧瞧」。

男主人打开房门，露出半个身子，小二手里捧着的钱袋确实是自己的，打开一看，自己的货款，分文不少。

赏过小二以后，又把小二叫进屋里，指着同乡说，我这位兄弟不知怎么突然犯了病，你帮忙找个大夫看看，我给他家里人报个信，然后从同乡的钱袋中掏出二两银子赏给了小二。

小二整天和各色人物打交道，在屋里一打眼，心里就有了数，见钱康这么说，也就应了过去。

钱康自己收拾好东西后，就直接上路了，在进货的时候，顺便把原本是同乡的货也吃了下来。他靠这批货赚了一些钱，然后告别父母，自己一人来到了北方。

他的同乡后来醒了过来，特意去他家找过他，不过那个时候他已经走了，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回过老家。自己在北方做生意，娶妻生子，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倒是非常在乎。

4.

现在我们再回到那天早上。

钱康回到家里以后，妇女连忙给他热饭，他自己则去找自己换洗的衣服，准备洗澡。这个时候孩子也醒了，钱康一边逗着孩子，一边找自己的衣服。

结果钱康翻箱倒柜，发现自己的裤子不见了，怎么找都找不到，妇女连忙解释说，昨晚有位尼姑来了，应该是自己不小心把他的裤子给了尼姑。钱康还没说话，孩子说道，昨晚有位和尚来了，妈妈把裤子给了一个和尚。

妇女笑着说，这孩子，乱说话，明明是个尼姑，孩子说，「就是和尚，那就是和尚！」钱康起了疑心，逼问妻子，「到底是和尚还是尼姑？」

妇女说：「是尼姑，孩子瞎说的」，孩子说：「是和尚，妈妈瞎说，妈妈还给和尚倒水喝了呢」。

钱康大怒，拉着妇女的头发说：「好啊，我早就觉得你不老实，居然都敢勾引野和尚了？」

妇女一边哭一边喊：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！」

钱康不听：「要不是有孩子在这，我就让你糊弄过去了，把我的裤子给你的野男人穿，你可真疼你的野男人啊！」

「说，昨晚到底是不是有野和尚来了？」钱康一边问，一边扯着妇女的头发往桌子上磕，妇女几声惨叫之后，身体已经变得

瘫软，钱康一边手里继续用力，一边喊，「怎么？你成镇关西了？」

孩子在旁边吓得像座雕像杵在那里。

终于，钱康累了，手里松了劲，妇女宛如一块木头，直挺挺地趴在了地上。

孩子猛地哭了出来。

钱康没有管孩子。三个人，一个哭，一个躺在地上，一个无动于衷。

过了一会，钱康平静了下来，把妇女抱到了床上，伸手探了一下妇女的鼻息，还有气。

孩子想找妈妈，钱康抱住孩子说，「妈妈累了，需要休息，你不要打扰妈妈」。

大约两炷香的功夫后，有人敲门。

钱康开门后，发现是位尼姑，手里拿着自己的裤子。尼姑说，「施主好，这是大姐昨夜借给我穿的衣服，现在我不需要了，还给大姐，也谢谢大姐的救命之恩。」

钱康正在惶然，孩子指着尼姑说，「阿大，这就是昨晚的和尚。」

钱康大怒，关上门后，狠狠的打了孩子一顿。结果一时失手，不顾孩子哀嚎，居然把孩子打死了。

回到屋里，再看妇人，也已经没有了鼻息。

钱康双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头发，喉咙里低吼，「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啊！」

第二天白天，钱康找人安葬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，用的是最好的棺木。

当天夜里，自己吊死在妻儿的坟地前。

家里没人了。

5

刘山在那晚逃走后，改名张杉。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